

□散 文

青色的母亲

钱永广

春水边的田野里，柳叶青青，母亲看着远方，看着远方正在慢慢晃起的轻纱。

一丝丝微风，从柳叶下面吹过来，从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吹过来，吹醒了草木青青的春天。柳树是青的，草地是青的，就连天空的云彩，大地上的水珠，也是青的。

我的母亲也是青的，她喜欢青色的田野，她瞳仁里的世界，是青的，她脚下的土地，是青的，她播种的庄稼，是青的，就连她喜欢的衣服，也是青色的。

青色，那是母亲年轻时的颜色，虽然日子很苦，她常常要忍饥挨饿，食不果腹，可这并不影响她喜爱青色。她喜欢唱《北京的金山上》，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她还会唱很多家乡小戏，她没有舞台，更没有什么金色大厅，青色的田野，就是她的音乐世界，隐藏在田野里的鸟雀，就是她的听众。我田野里的母亲，庄稼地里的母亲，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我的青色的母亲，在苦难的田野里，尽管她身单力薄，柔弱的双手还握不紧一把锄头，可这并不能妨碍她

热爱歌唱。

夏阳杲杲的田野里，秧苗青青，汗水滂沱，母亲奋力播种庄稼的姿势，像是在指挥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会，庄重而执着。

田野里的庄稼，青青黄黄，黄黄青青。母亲从一块田野，走进另一块田野，从一个家，走进另一个家，母亲离不开的，依然是青色的田野，和田野里青色的庄稼。母亲是孕育生命的田野，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她精心种植的庄稼，我就是需要母亲呵护，才能成长的庄稼。

母亲站在庄稼地里，手臂挥舞锄头的姿势，令所有的青苗，都扑进了她的怀里。母亲在向庄稼地里施肥，她听得见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母亲的汗珠，滚落青色的泥土，成为滋润孩子们的生命养分。庄稼们的童年，是青色的，一如当年青色的母亲，他们贪婪地吮吸着养分，向着阳光和风的方向，拔节成长。

看着拔节生长的庄稼，即使躬着背，母亲也要等到颗粒归仓，才会放下手中的锄头。站在庄稼地里，我的母亲，就是一株不老的青苗。

秋水依依的池塘里，荷叶青青。池塘边的母亲，看着远方，看着秋天里的田野，和田野里低垂的稻谷。

一丝丝微风，从长满荷叶的池塘里吹过来，从稻谷低垂的田野里吹过来。只是“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等到庄稼地里的青苗，终于成熟，等到母亲再也握不动一把锄头，我才发现，母亲的手臂上，那些纵横交错的青筋，像凸起的沟壑，又像是庄稼地里垒起的垄。

母亲变老了，像季节终会变老一样，经过春夏秋冬，冬天终究是逃不过的归宿。但她依然是青色的，一如母亲冬季播种的小麦。她的经脉是青色的，就连她曾经乌黑油亮的头发，如今也变成了一根根青丝。

青色的母亲老了，可她种植的庄稼，依然年轻，她养育的孩子，依然年轻，她就像家门前的一株大树，尽管年轮老去，根茎盘错，树皮皴裂，但她依然年年身披青色，随风荡漾，看着远方。

母亲是青色的，一如她播种的田野，和田野里青色的庄稼。可是母亲，为

什么我发现你的眼角，隐藏着一丝忧伤？爷爷奶奶走了，父亲走了，曾经和你一起，在青色的田野里，播种庄稼的亲人，他们就像排队的过客，一个个先你而去了。

母亲啊，你不必忧伤，每个人，都是大地上的庄稼，有一天，生命自然都要颗粒归仓。如果你的眼角还藏着忧伤，母亲啊，那就回头看看青色的大地，和你播种在田野里的庄稼，他们依然年年泛着青色。

冬日无边的田野里，麦苗青青，鸟雀啾啾，母亲看着远方，看着远方正在重新酝酿的一场春色。

我的母亲，如今，任凭头上生出多少万千青丝，任凭手臂上的青筋怎样道道如垄，她也不再忧伤。虽然我和母亲远隔一方，但在母亲的每个季节里，我似乎都能听见母亲的呼唤，家乡的柳叶青了，地里的秧苗青了，池塘里的荷叶青了，田野里小麦青了，我们这些孩子，母亲养育了我们，我们就是母亲播种的庄稼，我们也该常回到家乡，看看那个播种庄稼的老人了。



曲线美

邓艾菁 摄

□散 文

穿过荷花的驿路

徐瑞成

不得不说，焦岗湖是赏荷的名处。当岁月的暖风缓缓吹进夏季，满湖的荷花，满湖的喜悦，瞬间便让我们沉醉不知归路了。

焦岗湖的荷花与别处不同。沿途的荷花，极像迎候的唐代的侍女，轻纱裹体，肌体丰韵，每一个都是谦恭礼让的模样；荷园的荷花就不尽然了，甚像聚集的家族的盛会，歌者亮其喉，舞者展其态，凡所应有，无所不有，真是热闹得很。

过去，我们都以为焦岗湖荷花淀的荷姿入眼，娇媚，繁盛，是观荷无二的选择。其实，倘若从荷花淀过栈桥向南移步芦苇荡，眼睛便会豁然一亮，这里的荷却因人迹罕至而更显姿韵。仔细看那些荷吧，有风做飘逸之态，无风呈袅娜之姿。单株的，像孤傲的公主，昂首霸气；双株的，像娇柔的恋人，眉目传情；多株的，像融洽的家族，此呼彼应。我们的眼睛有点看不过来了。

我们索性向原著渔民租乘了一只竹筏，沿着荷叶与荷叶之间的空隙往东划行。此时，除了竹篙划水的哗哗声，空中野鸟的啾啾声，便是我们偶然发现一处荷景的惊诧声。荷菱的清香扑入鼻孔，流向心脾，梦幻一般地笼罩着我们。竹筏缓缓划向了荷花深处。

突然，在竹筏向右绕行半弧的时候，眼前竟出现一道惊人的奇观。瞧吧，笔直的水域岸线，竟像用墨斗弹过一般。水面虽不宽，却可容两只竹筏并行，两旁的岸上是茂密的墨绿的柳树，夏日的阳光从枝桠的缝隙里洒下来，水面上像是铺上了斑斑碎银，直逼人的眼。我们禁不住地赞叹，真仙境也。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柳树了。眼前，出奇得美，出奇得静，出奇得清雅。从未见过如此繁茂的柳树啊。那些翠绿色的丝绦就像壮观的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那鲜亮的绿色，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跳跃。柳树的丝绦遮住了枝干，让人无限猜想那丝绦背后倒是怎样的一番迷人的景象。

我们不由得停住了前行。恰在这时，像是音乐会齐奏一般，响起了鸟鸣。此时，只闻鸟声，不见鸟影，它不是在远方，而是一直在我们的不远处。高亢的、悠扬的、浑厚的、缠绵的、哀婉的、纤细的、短促的、惊恐的、激动的，组成一支壮美的大合唱，有时会持续到半个小时。那是各种音色、音阶、音域都有的一个完整的音乐赛事，我们可以听得出《小夜曲》的委婉与志向，也可以听得出《晨曲》的静谧与安详，还可以听得出《黄河大合唱》的激昂与澎湃。这岂不就是传说中的鸟的天堂么？

同行中有朋友动情地放喉欢呼起来。我们看见一只白鹭从树从里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就这样往前挺进，一边欢呼，一边拍掌，很快这个水域变得翻腾起来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白的，黑的，或在枝头啼鸣，或在水面滑翔，或在空中飞舞，或在人前嬉戏，往往看清了这只，又错过了那只。没能想到，水如此静，树如此密，鸟如此跃。我们醉了，仿佛置身于远古丛林，又似徜徉于世外桃源。

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我们穿过了这段水路。周围又是一片荷花，依旧那样盛，那样密，那样妍，一朵挨着一朵，一朵衬着一朵。



荷之韵

晓水摄

□随 笔

裂 缝

周汉兵

早上煮鸡蛋，放进电饭煲时手滑，鸡蛋一下滚落，清晰听见“咔嚓”一声，显然鸡蛋壳被损坏了。我没理会它，等到煮熟揭开锅盖，蛋黄蛋清满锅都是，剥开壳后鸡蛋空出很大一个洞。第二天早上我又拿到一个破损鸡蛋，但我在破损处抹上了一些盐巴，煮熟后俨然一个完好的鸡蛋，蛋黄蛋清一点也没溢出来。

同样是破损的鸡蛋，蛋壳都有裂缝，只是在一个的裂缝处加了一点盐，结果却完全不同。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次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家里的责任地有好几块在半山腰上。因为山上植被差，到了夏天，一遇暴雨，这洪水就顺着山势而下，冲走地里的泥土。有一次暴雨后，一块地靠近山体那一侧，因为水沟太小，积水淹没了很大面积的土地。几天后积水慢慢浸干，但地里出现了半尺宽左右的裂缝，我们没有理会它。然而，不久后的又一场大雨，山水凶猛地朝着这个裂缝里灌，裂缝越来越大，一大片土地坍塌了，形成了一个小半亩的地坑，种植的庄稼几乎全毁。一位老农指点说，要畅通水渠，让洪水顺利通过。按照他的办法，我把靠山那侧的水沟挖大挖深，并在地里开了两条横沟、两条纵沟，让土地成了井字形。那以后，不管再大的洪水，土地都安然无恙。

洪水遇到裂缝，因为通道不畅，水便憋足了劲往里面钻，而一旦有了自由通道，再桀骜的水也驯

服了。

裂缝是一个现象，生活中无处不在。因为有裂缝，细微处的损坏造成整体的毁灭。但裂缝，同时也是出口。

每年春天，家里经常孵抱小鸡。孵抱达到时日，这小鸡就会在里面活动，努力撑破蛋壳，脱壳而生。有的蛋壳撑不破，小鸡就会用嘴使劲啄开一个小孔，然后用力往外钻。那段时间，母亲几乎隔几个小时就让我观察一次，帮助那些实在撑不破、啄不开的鸡蛋敲破一点蛋壳，不然小鸡就会在里面死掉。这蛋壳上的小小裂缝，就成了小鸡生命的阳光通道。

我多次见识了工匠师傅的“别有用心”。他们在制作家具时，特在结榫处留一些缝隙，不会做得太满，甚至要有意弄出缝隙来嵌入一些木楔。我曾好奇地问原因，他们轻描淡写地说：“这样很牢实，不容易变形。”我后来总算明白，裂缝其实是为了顺应热胀冷缩的原理。

有裂缝，这是生活的真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裂缝，自然的、情感的、明显的、隐藏的、明义的、寓意的，表皮的、深度的、长的、短的……

有人说：“生命总要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很多时候，裂缝既是进口也是出口。善待生命中、生活中的裂缝，宜“进”则“进”，宜“出”则“出”，也许就不失为一道风景。

□诗 歌

与父亲书

石泽丰

父亲，天还没有亮
你就跨过生命的围墙
单独——
追一弯杜鹃枝上的月亮去了

我从千里之外往回赶
把分秒铺成快速通道
时间不够
被你扬起的鞭子
牛还没领悟到你的意思
这一程就已结束

你把勤劳植根于田亩
尚未等到春天来临

麦苗和油菜都绿了起来。惹人
直到今天，我还在一堆黄土前
回味。你给我留下的遗训

故乡，一枚你塞给我的定情物
把思念抵到了梦中
挤出辛酸的泪水
醒来以后，我抓住棉被
误认为是牵住了你的衣角

我用追忆向你靠近
你也不理。径直
跟随一轮月亮
任一朵云遮住自己的面容

《断章》之联想

孙登科

楼上的人和桥上的人
相看两依依

一轮朗月洒下的幽静
在酒染，在铺排
扩张了夜的丰腴
今晚，我醉在您的诗境
吮着清纯与繁复
把醒酿在梦里

□随 笔

盘玩的情味

路来森

上了岁数的人，闲暇，多喜欢盘玩“把件”，理由种种，说到底，盘的终还是一种情味，一种人生情味，一种生命情味。

我有把件二：一为竹节蝉；一为一对文玩核桃。俱为寻常之手把件，但我喜欢，于寻常、普通中，盘玩出自己的乐趣。

竹节蝉，竹节二，一只金蝉收翅爬伏竹节上。大众寻常的寓意，谓之“一鸣惊人”。对此，我很是不屑。一鸣惊人，谈何容易？有几人真正“一鸣惊人”？而且，你如果注意观察生活、思考人生，你就会发现，那些“一鸣惊人”者，也大多是昙花一现者，其来也快，其去也疾。“一鸣惊人”，对于多数人来说，更大程度上也就是一份希望，一点寄托而已。

好在，有一盏希望的灯亮着，总还是好的。

我喜欢“竹节蝉”，喜欢的是它的造型，是它彰显的自然质素和内蕴的文化含义。

竹节二，坚实、硬朗、圆润，这样的竹节，大凡竹的品性，全然内蕴其中矣，如不屈不挠、清雅高洁、谦虚忠诚等；蝉，雕刻细腻，形象、生动，是一只卧蝉，安静极了，仿佛正在“禅思”；但又静中寓动，大有展翅欲飞之态势。闲暇之时，我常常将其把玩手中，一边行走，一边就浮想联翩：想到江南，想到江南的夏天，大片的竹林，郁郁葱葱，竹枝上爬满了蝉；蝉声阵阵，飘洒如雨，蝉声，嘹亮却不聒噪，仿佛那些清清凉凉的竹，给人一种碧茵茵的感觉，给人一种温润的质感。

所以，燥热的夏日，盘玩着一只竹节蝉，心中仿佛也生发出阵阵清凉。满脑子里，想着的是江南的美好。

竹节蝉，另有一种寓意，谓之“知（知了）足（竹子）常乐”。我觉得，这个寓意好，平易、朴实，寻常之人，不就是大多安于此状吗？

文玩核桃一对，是朋友送的，原生态的薄黄，经年盘玩下来，已然变为深

透的紫红色，圆滑、润泽，光亮莹莹，手感好极了。

盘玩核桃，是有科学道理的。其最基本的功用，我觉得就是能够活动手指，使手指变得灵活，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至于过早手指僵化。另有更高层次的功用，据说在盘玩的过程中，因不断触动手指、手掌的穴位，带动血脉贯通，以利身体健康。此等功用，颇为深奥，只好留待学有专长的科学人士去解释了。于我，更认可的，却是上一层功用。

中国人喜欢凡事“意义”化，一对文玩核桃，除却现实功用外，人们更多地赋予了它某些精神层面的意义。

不自量力的人，谓之“旋转乾坤”。乾坤，竟然如此之小？若然如此，人人也就可做天地的主人了。太过虚妄，太过狂妄，因此，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人“不自量力”。人老了，所有的理想，都变成了现实的尘埃，散落一地。不客气地说，大多数人，就是“一地鸡毛”。年轻时，尚无大作为，年老了，盘玩一对文玩核桃，就自认为能“旋转乾坤”了，阿 Q 乎？痴人乎？

有一种意义，我倒颇为欣赏。他们说：文玩核桃，因“核”与“合”同音，有合气、团圆的意思，寄予了“阖家团圆”的寓意。是常人的寄寓，是普罗的追求，大好。

于我而言，盘玩文玩核桃，更想追求一种“珠圆玉润”。人生，即如一件玩件，需要不断打磨，而盘玩文玩核桃，就好似一个打磨人生的过程：它需要一种持久力，一种耐力，一种定力；它盘出的是安静，一种内敛，一种圆润。

人老了，仍需要不断“打磨”，打磨自己的性情，打磨自己的生命质感，直至“珠圆玉润”——虽垂垂老矣，但却依然让生命圆润可人，乃至于熠熠生辉。

让生命的质感，照亮自己，也福泽周围的人——如此便好。

菲，不是蜂蝶，而是沧海桑田，秋意气象。我假在宁静的秋雨后，温馨的空间里，像静静地躺在温床上，藏在窃喜里，聆听着喜忧的心语。我用心体悟，用情安抚，用爱慰藉，采一缕秋雨为墨，画一幅水墨长卷，画卷里有秋凉的燕子南飞，天地的温文尔雅。我想，秋雨后的秋天，就是个谦谦君子，它不猛烈，也不张扬，气象趋于稳定，让我心情放松，犹如在听钢琴家弹奏优美的乐曲，听得如醉如痴，散淡清闲，安然地入梦，一觉睡至天亮。

有人说，春雨贵如油，秋雨甘若泉。也有人，怅于秋雨之悲，惮于秋雨之寒，敬而远之。而我喜欢秋雨，与其共言共欢，缠绵地拨弄心弦，亲之近之，喜结同心。那秋雨后，我在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爱人穿着单薄的衣裙，屈膝坐在落地窗前，她怀里抱着卡通抱枕，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右手边小桌子上放着半杯红酒。她一边看书，一边手拿起红酒，轻轻地碰在嘴唇，没有喝下。她看着窗外，目光安静，渐渐地有了困意，眼神暗淡，睡意朦胧。她把书轻放下，红酒杯放下，卡通抱枕也放下，伸伸懒腰后，惬意地走进了房间，像走进了秋雨后的微凉时光。

如美好的歌声，缓缓而来，弥漫在我心灵的角落里。

秋雨后的荷花，不再花开嫣红，荷叶青碧，那是残荷，像秋雨后收割的田茬，归于闲寂。秋雨微凉，那湖水却很暖心，我曾撑一只小船，游于残荷之间，摘莲蓬，觅秋风，看风光，享受着快乐。如今更多时候，秋雨后，我乘坐江面小船，或者坐在临江小屋里，饮一杯香茗，心境戏水惊鱼，与江风相视而笑。我感觉时光，惬意地流逝在茶水里，煞是美好。我在悄然迷迭间，看日落西山，那晚霞瞬间的美丽，那橘红色的暮光，辉映澄江的波光艳影，水声惊涛，直抵天涯尽头。

秋雨后，时光淡淡流走，回眸一生的曾经相遇，与纯洁的心一路相伴的，不是芳

□散 文

秋雨 后

鲍安顺

冷清清，听见雀鸟叽叽喳喳，看着鱼虾在水中跳跃。不远处，是农家小院，在浓密的柳荫掩映下，风光迷人。我伫立在那儿，顺着山势向远望，沟壑山涧，有溪流奔涌，向我流来。

秋雨后，山色朦朦轻雾，让我想起童年时，我曾在那山里挖过花生，摘过秋果，吃过秋瓜，那些往事情景，如影随形。在那儿，我是在挖过花生地里刨拾花生，在果树下找果子，在就要翻耕的田地里寻觅秋瓜。我是在秋雨中，头戴斗笠，吃力地用锄头在挖，用手在摘，扒拉着，寻找着，雨水湿透了衣裳，我拾到的却是欢声笑语，美好记忆。我记得，湿润的微风吹着我，薄凉的，却不凄冷，也不凄美。我感觉，是柔情的秋雨，柔情的天地，让我充满了柔情的童心稚趣，清贫岁月的美好回忆。那往事，犹